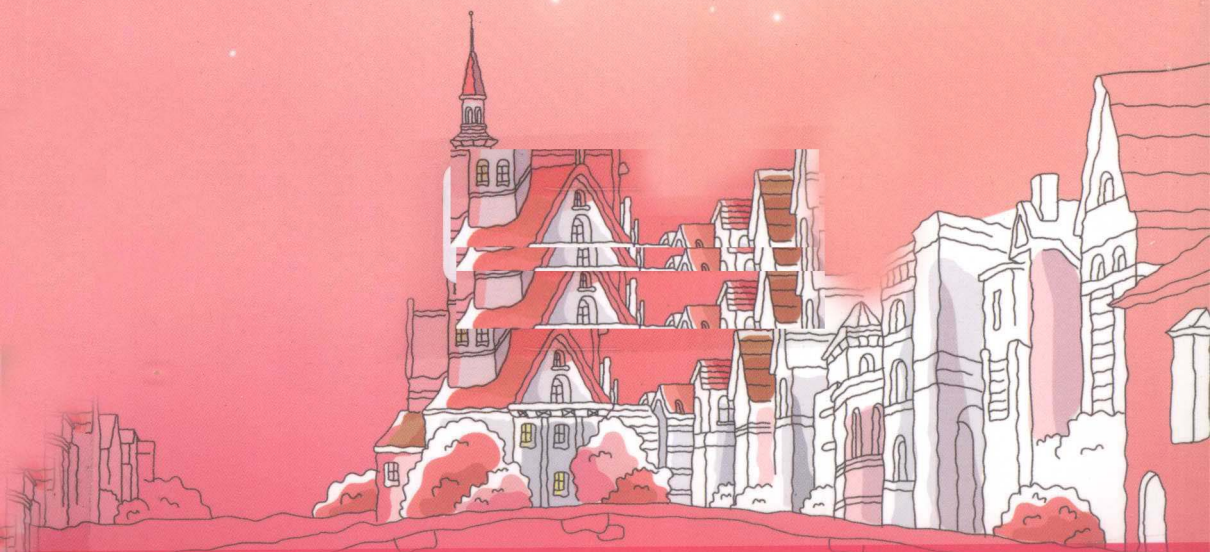




谁为我的美丽买单

Shuiweiwode meili
maidan

刘敏 著



她们青春、她们执著、她们敢爱敢恨，
但是在爱情、理想与名利之间，该如何选择？

这是一本都市青春女子的非典型爱情和婚姻故事

谁为我的美丽买单

Shuiweiwodemeli
maidan

刘敏 著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为我的美丽买单/刘敏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30 - 5471 - 4

I. ①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3774 号

选题策划: 吕晶晶

著 者: 刘 敏

责任编辑: 肖德才

封面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姚姚工作室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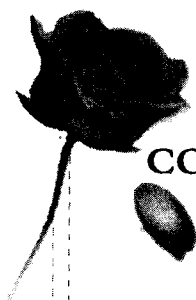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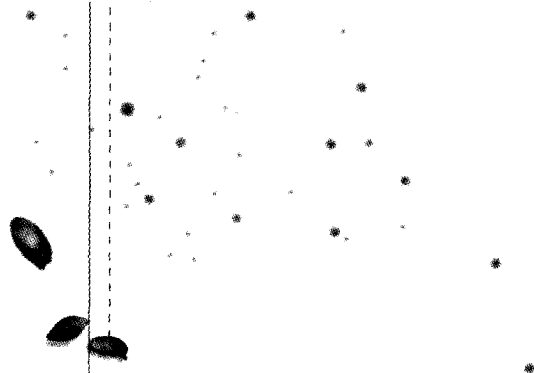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北京,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1
- 第二章 开学的第一课:天性解放 10
- 第三章 与音乐学院的狭路相逢 32
- 第四章 那微笑,如此柔软 37
- 第五章 环球小姐的爱情 62
- 第六章 对不起!我的爱明码标价 73
- 第七章 她是坐台小姐,却高贵万分 92
- 第八章 一夜成名的疯狂 104
- 第九章 不要再跟我提“表演”这两个字 122
- 第十章 那魂飞天外的错觉 130
- 第十一章 绯闻女友 150
- 第十二章 没落的天之骄子 174
- 第十三章 为了离别的聚会 189
- 第十四章 天堂里,有爱情在哭泣 205
- 第十五章 年轻的女制片人 215
- 第十六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24
- 第十七章 从美女记者到美女主播 234
- 第十八章 路,它在脚下 242



第一章

北京，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她叫王响，响亮的响，若干年前，当她一生下来，哭声便特别响亮。据说那天夜里，整个山谷都回荡着她响亮的哭声，周围四邻以为是男孩，纷纷带着鸡蛋红糖前来道喜，却惊讶地发现，哭声那么响亮的婴儿竟然是个女孩儿。

但后来，她一直叫自己“妄想”，她的“妄想征程”是从七年前开始的。当年十七岁的她偷偷来到北京，她就那么妄想着一路走到了天亮，一路走到了今天。

那是王响第一次来到北京，兜里揣着平日里积攒下来的稿费。她兴奋地想着，到京后的第二天就是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考试日期了，在那一天，她的子腾就在电影学院等着她。

子腾，挺文雅的名字，但是因为其父姓杜，所以美其名曰成了“肚子疼”。子腾和王响是同乡，父亲是凤凰古城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是当地剧团的一名演员，但后来在全国大形势下，母亲所在的剧团被砍去，所以母亲不再演戏，不再当演员，而是进文化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

可能是受家庭氛围的影响，生下来就眉清目秀的子腾也颇爱好文艺，兼

具了父母的优点，诗词歌赋、歌唱舞蹈无所不能，又无所不精，后来考取了电影学院表演系，成为一名明星胚子。

子腾的长相也确实有星相，虽然出身小地方，但凤凰古城在全国的名声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长相就像响亮的凤凰古城一样，到处都能得到认可，那就是怎一个“帅”字了得！

巧的是，近几年随着“韩流”的侵袭，子腾的长相也与时俱进，气质愈发有些安七炫、RIAN等星星们的味道。

一想到亲爱的子腾哥哥在北京等着自己，王响便勇气倍增，并且脸上泛满甜蜜的喜悦。

王响和子腾在同一所高中读书，子腾高王响一届，学校每年的晚会活动，基本都是由两人来策划兼主持，是学校公认的“金童玉女”。其他的男孩喜欢王响，但看到子腾就望而却步；其他的女生喜欢子腾，但看到王响便万念俱灭。

两人就是如此的登对，但碍于子腾的父亲就在眼前，他们并没有像普通男女那样去谈恋爱，而是一颦一笑尽显爱恋，然而所有的爱恋也仅仅在这一颦一笑里。

当子腾考取了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时，整个学校沸腾了，大家纷纷祝贺杜老师真会生儿子，一生就生了个准明星。

子腾是那所中学第一个考取电影学院的学生，这种幸运鼓舞了一大批后人，特别是那些貌似爱好文艺和文化课成绩欠佳的学生，但不幸的是，这些无形中被子腾鼓舞的人，梦想纷纷灰飞烟灭，没有一个人再考上艺术院校，除了王响。

子腾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王响在读高三。子腾写信告诉王响，她的文学功底很好，应该考文学系，并且给她寄了一些复习资料。王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真的可以和子腾继续在一起，但也只能是一个想法，因为那些学校门槛高得让人望而生畏。但一想起北京王响就兴奋，就顾不得许多了，因为那里有子腾。

王响考艺术院校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为了当明星，她是因为可以继续和

子腾在一起，做他们的“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是多么幸福的代号。

幸福得无与伦比，让她一想起，便两眼放光。

所谓两眼放光是不夸张的，她想念子腾的时候喜欢看着镜子，对着镜子说话，她想记住自己想念子腾的样子……有一天在镜子里，她突然发现了两眼放光的自己。

子腾是她的希望。

人只有在看到希望的时候才会两眼放光。

就像饥饿中的狼看到猎物也会两眼放光一样，不过那是幽幽的绿光。

到北京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她是中途转了大巴来的。

那个车站的名字很怪，叫莲花池，可到了北京她没有看到半点水，更没有所谓的莲花，她当时这么想。

不过当时是冬天，也倒无所谓了。

北京既没有家乡的青山绿水，也没有家乡的湿润和温暖，有的只是干冷。

还没有下车，就看到有很多人围着大巴叫嚷着，而且跟得那么紧，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撞么？她这样想。

“那位大哥，去哪儿？打车吗？”

“大姐，打车吗？给您便宜。”

“大爷，住旅馆吗？二十五块钱舒舒服服一晚上。”

最先下去的人立马被嘈杂的声音包围了。

“这里面可能会有小偷，小心点包……”一个女声低低地传来。

“嗯……”是一个低低的男声在回答。

听到两人的对话，她的神经顿时紧张了一下，原先的兴奋消失了大半，她想起了自己包里的一千多块钱，那是自己大半年的稿费，不由得紧紧抱着。

等走到门口的时候，她一下子蒙了，因为车门全被这些拉客的人堵着，下都下不去，她想起了女声嘴里说的“小偷”，更是害怕。就在她犹豫的瞬间，几个人盯上了她，“小妹妹，你要去哪里？坐我的车吧。”

“别坐他的，坐我的。我给你便宜。”另一个人抢着说。

“坐我的，我的不要钱，妹妹那么漂亮，哥哥给你免费！”一个声音说完便引来轰然的笑声。

王响顿时觉得有些恶心，像是被人亵渎了一样。

她四处张望着，希望能看到子腾的身影，此时的她有些惶恐。

十七岁的她第一次出远门，这一出门就是到遥远的北京。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几个贼眉鼠眼的人便东一个西一个地拉扯她。此时，她什么都顾不得了，怀里的包包得愈发得紧了。就在此时，一股屈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她的胸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抓了一下，虽然穿了厚衣服，但还是一阵生疼穿心而过……立刻，她眼睛里全是泪花，心里五味杂陈。

“姐姐，我在这儿！”不容多想，她突然对着远处的一个女性的背影喊道。

谁知这一喊，那女的真的回头了。

这一喊，像是灵丹妙药，不再有人拉扯着她，也不再有人对她围追堵截了。

她管不了那么多，向那个女的跑去，她看到被她慌乱中叫做姐姐的那个人笑吟吟地看着自己。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太紧张了，就胡乱喊了一句。”她赶紧道歉。

“自己一个人来北京？你是湖南人？听口音就像。”“姐姐”温和地说。

“我是来考试的，明天就考试了。”王响在“姐姐”面前丝毫没有戒备。

“姐姐”姓赵，名字叫暖暖，也是湖南人，但不是凤凰的。她在一家文化公司上班，是做后期剪辑的。那天，她刚好来接自己的妹妹，但不巧妹妹最终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妹妹半路去了大姨家。

当暖暖给王响说着自己的职业时，她看出王响眼里的茫然。王响只知大概，但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

暖暖是王响来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也是后来对她影响很深的一个，那天王响跟暖暖回了家。

在经过过街天桥的时候，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看着远方的霓虹，看着稀稀落落的车流……

王响脸上泛着红润，仿佛已经忘记了此刻的寒冷，她想到亲爱的子腾哥

哥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着，这种霓虹是家乡所没有的，可是她并不觉得陌生，而是万分的亲切。此时一种莫名的情感在内心涌动着，她在心里高喊：“北京，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就这么在心里喊了很多遍，她尚是稚嫩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就在她陶醉在自己的想象里的时候，不经意间突然看到了暖暖的眼神，和刚才的温和完全不同，取而代之的是忧郁，那种忧郁蕴含着一种哀怨，又像是一种甜蜜，好像又不是。

反正在王响看来，这种表情矛盾复杂极了，是她所读不懂的。

仅仅在家休息了两个小时，暖暖和王响便都起床了，暖暖是因为要去上班，而王响则要赶时间去电影学院填报名表。说实话，这两个小时里暖暖睡得很香，脸上有一种王响难以理解的倦容，看着这倦容，王响觉得此刻自己离不开这个小姐姐了，她心疼她，觉得她是自己的亲人。

在暖暖熟睡的时候，王响翻来覆去睡不着。是的，她有些兴奋，最重要的不是来到北京了，而是她知道子腾在等她，一想到就要见到子腾了，她就莫名地激动。

王响按照暖暖给她说的方法倒换车次，很快便来到了电影学院。

灰色的建筑一下子给她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些压抑。

从门口到整个校园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让她想起家乡三天一次的集市，好像比集市更加热闹。她睁大了眼睛到处寻找，哪里有子腾哥哥的影子啊，子腾哥哥你在哪里？她突然有些委屈了。

子腾明明在信里说过，等她过来的时候，会去接她，会全程陪她，但此时……她越想越觉得委屈。

“哎呀，笨蛋！”她大叫了一声。

怎么忘记打他的电话了啊，他此时或许还在车站，只是没有找到自己，得赶紧往他宿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想到这里，委屈变成了心疼与感动，她快步跑到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拨通了电话号码。

这时，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电话那边的嘟嘟声响一下，她的心脏便紧一下，直到最后变成忙音。

一种失落顿时侵袭了她的心头，他不在宿舍能去哪里？难道真的是去接自己了？那个傻瓜会不会一直等下去呢？

王响问了自己一连串的问题。

最终她决定先去报名。

这时，她才注意到，在这所学校里，男的帅女的靓，也难怪出了那么多明星呢。她还特意地多看了几眼男生，但还是觉得她的子腾哥哥最帅，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笑了。

同时她也注意到女生们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时尚，再看看自己，王响有点自卑了。原来子腾每天就生活在这些美女的环绕中啊，想到这里，她有点心慌了，但很快便觉得无所谓了，她认为子腾的世界里和她一样只有彼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学校像迷宫一样，她问了很多人才问到文学系的报名场所，虽然路上有指示牌，但她天生就是个方向感很弱的人。

她很认真地填完了报名表。

一完成这件事情，她就立刻跑到电话亭前再次拨通了子腾宿舍的电话号码，这次有人接了，她忍不住叫出口，“子腾！”

“哦，你找子腾啊，他现在不在宿舍。”一个男生的声音。

“那他现在在哪里呢？”王响有点失望。

“可能在上课，今天他上午有课的，不过现在也该下课了，要不你打他的手机吧。”那个男生很有耐心地说。

“手机？”

他什么时候有手机了，自己怎么从来不知道？王响心里想。她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可能跟自己爱好文学有关系，她天生是个敏感而早熟的女孩子，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什么时候有手机的？”她还是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早就有了。难道你和他不熟吗？你是谁？”男生诧异地问。

“那你能告诉我他的手机号码吗？我打给他。我是他家乡来的，找他有急事。”王响一口气说完，她此时心慌得想要哭了。

王响并没有立刻拨通杜子腾的电话，她意识到不对了，应该说在车站没有看到他时，心里潜意识地就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她却不敢承认。

一种失落油然而生，将王响的自信粉碎了。她看了看电影学院的大门，觉得遥远极了，是从来没有过的距离。

在家乡的时候，看着子腾寄过来的照片，照片上电影学院的大门亲切极了，如同家里的大铁门一样亲切。

最后，她还是拨通了子腾的手机号码。

“喂，您好，请问哪位？”熟悉的声音清晰地自电话那边传来。听到子腾的声音，王响立刻热泪盈眶了。

“子腾哥哥，是我，王响。”王响立刻回答道。

但是，电话那头没有传来她想了一千遍的兴奋与激动的声音，而是突然间的沉默，然后便是嘟嘟声。

王响有些诧异，于是又拨了一遍，听到的始终是忙音。

她不甘心，再拨，忙音依旧。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么想着，豆大的泪珠滚落而下。

突然，她又笑了，也许是子腾哥哥不方便呢，他的舍友不是说他正在上课吗？真是的，此刻，她反倒怪罪起自己来。

“那我就给他一个惊喜，我去找他。”这么想着，她打听着重01级表演班的教室位置，一路走来。

但她不知道，高中时上课的教室是固定的，而大学却不一样。最后，她查到了01级表演班的课程，顺着课程安排找到了教室。

她往教室里看了看，里面没有几个人，更没有子腾。她还是不甘心，又往里看了看，这时，一个男生走了过来，“请问同学你找谁？”

“请问这是01级表演班上课的教室吗？”她怯生生地问。

“是啊，就是我们班啊。”男生回答。

“真的吗？太好了！请问你知道杜子腾在哪里吗？”王响满脸惊喜地叫道，可能是由于兴奋嗓门高了点，引得大家纷纷看着她。

“范番番，是找你家子腾的！”男生冲里面喊了声。

王响诧异了，你家子腾是什么意思？

范番番是谁？难道是大歌星范韦德的女儿？

还没等王响多想，一个女生就走到了王响面前。

看到这个女生，王响很快便肯定她就是范韦德的女儿，她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过她。

原来范番番比电视上还漂亮，她惊喜地看着这个平日里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准明星”。

“你找子腾？”范番番温和地看着她。

“是的，他在哪里？”王响问。

“你叫什么？”范番番问她。

“王响，我是从凤凰来的，来考试的。高中的时候和子腾哥哥是同一个学校，是他让我报考这个学校的。”王响一口气说完，此刻，她已经忘记了子腾的种种不正常，只盼着立刻能见到他。

这时，范番番眼神里立刻透露出一种高傲，拿出一款漂亮而时尚的手机，王响知道那是三星的，她在电视广告里看过，很贵呢。

“子腾，有个从凤凰来的叫王响的女孩子找你，说是跟你一个学校的……好好，我知道了。”王响看着范番番给子腾打电话的样子，她竟然那么亲切地叫着自己的子腾哥哥。

“你都听到了，他说他根本不认识一个叫什么王响的。”范番番说完转身欲走。

王响立刻追上前去，“等一等，能让我用你的电话和他说话吗？”

还没等范番番转身，两个女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看了看王响，立刻笑着说：“番番，你们家子腾今天带你去哪里玩啊？”

“谁知道呢，他在等着我呢，到了就知道了。”范番番的嗓门很高。

“你们两个也收敛点，我们看着都腻得慌……”另一个女生说。

“哎呀，你是没有男朋友羡慕的吧，赶明儿我给你找一个！”

看着三个人的背影，王响彻底明白了，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最初的那个男生走过来，“你怎么没跟她们走啊，子腾是那个范番番的男朋友，找她

就行。”

王响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子蹲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别哭啊！”那个男生劝着她。

可这么一劝，王响哭得更凶了。

后来男生说了什么，王响已经不记得了。

王响不知道是怎么返回暖暖家的，暖暖一看到王响哭红的眼睛，吓了一跳。

“王响，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你的子腾哥哥呢？”

一听到子腾的名字，王响又哭了。

暖暖将王响抱在了怀里，当暖暖感觉到王响的身体颤抖时，便明白了缘由。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抱着王响，任她哭个够。不知过了多久，王响哭累了，声音渐渐平息下来。

“傻丫头，你才十七岁，没有他你还有姐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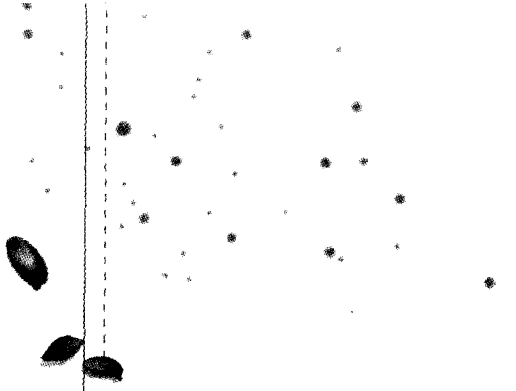
王响看着暖暖，从那以后，暖暖就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姐姐了。

再后来，王响把杜子腾的号码丢了，打算不再考电影学院了，第二天就回凤凰古城。但暖暖告诉她，男人只是生活里的一件衣服，女人不能为任何男人而改变，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与男人无关。

再后来，王响过五关斩六将，她考取了电影学院，成为继子腾之后轰动凤凰的人物。

还有，暖暖告诉她，一定要记住在过街天桥上自己心里说过的话，并且告诉她，说过的话就要努力去实现。

王响纳闷极了，暖暖怎么知道自己心里说了什么，莫非她有什么特异功能？但是，无论如何，她都牢牢地记住了。当再一次走上那个过街天桥时，她对着远方高声喊道：“北京，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第二章

开学的第一课：天性解放

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是父亲送王响来北京的。

王响执意不让父亲去送，而父亲却偏偏要送她。

在父亲看来，这次送女儿来北京，意义是不一样的，他仿佛是打了胜仗的将军，脸上写满了骄傲。

一直以来，在与女儿的“对峙”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王响没有按照自己为之规划的路去走，而是倔犟地坚持了自己的梦想，并且事实证明她第一步成功了。

而在王响看来，最初自己最需要家长陪同的时候，却是独自一人来的；这次相对于上次来京算是轻车熟路了，更没有家长陪同的必要了。

但当她看到父亲的坚持，又想到自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瞬间，一向严肃得只会黑着脸的父亲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当时父亲坐在长沙发上，一只手掰着脚丫子，一只手摸着脸，那样子是王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滑稽的模样像是一个孩子突然拥有了一件自己梦寐以求的玩具。

她突然发现，原来一向威严的父亲也有这样的一面。

她明白，那是因为心里太过于开心、太过于骄傲才有的反应。

父亲究竟是父亲。

他笑也好，他严厉也罢，终归是为了自己好，如果是大街上的陌生人，自己是否收到录取通知书，人家才不会有任何反应。

想到这里，她讨好地对父亲撒娇道：“我不可能考不上，只要是我想要的，任何一个学校没有不选择我的可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是您的女儿……所谓虎父无犬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她的原意，只是让父亲更开心。

果然，父亲听了这句话，嘴咧得更大了。

那眉眼之间的表情，尽是自豪。

收到了通知书，她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激动和兴奋，反而平静得让自己都难以理解。

倒是父亲，一个劲儿地咧着嘴笑，仿佛这通知书是他的，虽然女儿考取的学校并非他最心仪的。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王响几乎是一路睡过来的。

或许是太疲倦了，或许是一场战役终于结束了，或许是即将开始另一场战役……总之，她睡了，睡得很香很香。

父亲竟然也没有叫醒她。

或许，此刻，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女儿。

睡意朦胧中，她听到父亲在和一个人说话。

“……特别特别爱读书，从小读的书数都数不过来，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发现她读的书比我都得多……”

“那多难得啊。现在的孩子谁还看书啊，哪有人能挺得住啊。”是个陌生人的声音。

“是啊，我女儿不仅仅自己看，而且喜欢写，从小就发表了不少文章呢，文笔相当好……很多杂志上都有她的文章，字写得也漂亮。”

听父亲这么说，王响突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狂涌而出。

原来，在父亲眼里，自己是那么优秀！

平日里，她能看到的只有父亲的威严，像个封建帝王；平日里，在父亲眼里，自己一无是处，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造成了她后来的叛逆。

她突然记起，自己曾经因为父亲私藏自己接近半年的杂志社的回信及约稿而愤怒不已，发誓不和父亲讲话，最后妥协的竟然是从来不说“不”的父亲。

她突然想起，在自己十岁的时候，父亲唯一一次扬手打了自己，是因为自己酷爱读课外书而差点忽略了学习。

她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恶狠狠地瞪着父亲，直到把父亲瞪得心里都有点发虚了为止。

她一直以为父亲并不爱她，事事和自己对着干。

为此，她还曾经以为自己不是父亲的亲闺女。

因为，在这个家里，她的长相，谁也不像。

而弟弟却不一样，一看就是父亲的儿子，一看就是母亲的儿子。

而自己呢，完全不是这样。

她隐约知道，自己有个姑姑在刚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就去世了，并且她研究过姑姑的照片，觉得那眉眼间的模样和自己太像了。

这一点，可以证实的是，奶奶特别疼爱自己。

只要是自己出远门，奶奶每次都会来送，而弟弟却不一样，奶奶从来不会送他。

按理说，在那样的小地方，重男轻女的思想应该会左右奶奶的行为，但是这一点好像没有在奶奶的身上得到半点体现。

还有小时候，有邻居对她开玩笑说，你不是你爸爸妈妈亲生的，你是别人家的孩子。

或许，这是大人通常逗小孩的方式，但是她却死死地记在心里了。

通常，一般的小孩在听到这样的说法时会哭着问家里人，但她没有，谁也没有问，潜意识里，她也觉得自己并非父母的孩子。

她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仿佛理所当然。

当然，因为弟弟和王响年龄没有多少差距，再加上父母忙工作，王响一直是奶奶带大的。

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她也不觉得父母跟自己亲了，也不要求什么，自小便有一种隐忍在骨子里与自己一起成长。

所以，对于父亲的严厉，她潜意识里是认同的，因为不是亲人。

但实际上，父亲对弟弟也是同样的严厉，只要弟弟不听话，父亲可不仅仅是黑一下脸，而是对弟弟一顿暴打。

但无论如何，在王响看来，父亲更偏爱弟弟多一些。

所以，此刻，当她亲耳听到父亲的这番话时，她是不敢相信的。

她突然感觉到自己拥有了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爱，她突然觉得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是自己的父亲了。

她突然觉得自己是父亲亲生的了。

父亲并没有感觉到王响已经醒了，继续说着。

“我女儿从小跟别人就不一样，特别聪明。她刚出生的时候，我出去学习，等几个月回来，你猜怎么着，那天晚上，我抱着她出去玩，她竟然指着天空说了两个字‘星星’。你知道吗？那时候她才不到七个月，就会说话了！

“还有，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听故事。刚会走路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对着天空说话，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懂，可是我可没见过别人家的小孩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肯定是块料，就培养她对书的兴趣……

“这孩子聪明，悟性高……”

父亲就这么滔滔不绝地说着，完全不顾对方是否喜欢听，因为到了后来，王响已经听不到对方的回应了。

此刻的王响，眼泪像是打开了闸门，一直奔涌着，直到几乎湿透了整个枕头，直到她的耳边只剩下咯噔咯噔的火车声和大家熟睡的声音。

黑暗里，她一直睁着幸福的眼睛。

这时，她想起了子腾，觉得自己并不恨他了。

而且，她认为，这次来读书，是为自己读的，跟任何人无关，特别是